



洪帮血火记

尹兴家著













銅像

目 录

- 第 一 回 鲍佛先走马上任 郝老大割耳代头…… (1)
- 第 二 回 除异己铤而走险 保码头浴血奋战…… (21)
- 第 三 回 挽危局破釜沉舟 气挡道横刀对父…… (38)
- 第 四 回 遭横祸郝家喋血 施恩典六叔赠刀…… (54)
- 第 五 回 掷飞刀侠女逞能 除机枪奇男破阵…… (74)
- 第 六 回 巧相遇侠女莫辨 又重逢龙哥不识…… (92)
- 第 七 回 迎功臣鸣铙响枪 见名片丧魂落魄…… (106)
- 第 八 回 访县令初次交锋 生疑团五关考将…… (123)
- 第 九 回 揭老底一语镇邪 警愚顽片言发愤…… (140)
- 第 十 回 闯宴会泄露天机 借酒席开宗明义…… (159)
- 第 十 一 回 摆酒考酒醉心明 审疑案疑窦又生…… (176)
- 第 十 二 回 搭架子勾起思绪 上祭台激怒仇心…… (191)
- 第 十 三 回 曹老六夺路脱险 黄一刀劝谏被缚…… (206)
- 第 十 四 回 下狠心龙舟水祭 忆伤仇杀气逼人…… (220)
- 第 十 五 回 斗室中思议计策 书斋里密谋鬼招…… (237)
- 第 十 六 回 促抗战广场演戏 念檄文台前斥奸…… (251)
- 第 十 七 回 摆罪证群情义愤 树大旗鼓舞人心…… (269)
-

第十八回	布三关人仰马翻	拍八字石破天惊……	(286)
第十九回	逛街市当众舞刀	闹戏园怒惩恶少……	(303)
第二十回	想妙策街头谈判	存祸心四围开枪……	(321)
第二十一回	传指令戳穿诡计	解危局暗渡陈仓……	(342)
第二十二回	过险关九死一生	进靶场七上八下……	(363)
第二十三回	黄一刀泪逗四姐	鲍老二酒骗龙妹……	(380)
第二十四回	出恶语置人死地	见情人重播生机……	(398)
第二十五回	心狠毒恶人告状	水搅浑好汉遭难……	(418)
第二十六回	一敲锣红堂大开	两遍香白刃难下……	(436)
第二十七回	听申辩令人难断	见天书逐客终场……	(453)
第二十八回	打掩护引起虚惊	诉衷肠增添爱情……	(470)
第二十九回	趁大乱又施诡计	无细虑再入陷阱……	(489)
第三十回	送情报茶馆打斗	追大哥血溅街头……	(508)
第三十一回	对枪口力镇歹徒	亮虎符治住凶汉……	(526)
第三十二回	县城里调兵遣将	码头上刀光剑影……	(545)
第三十三回	祠堂前忠奸决斗	病床上真伪挑明……	(560)
第三十四回	偷袭队车翻堑壕	掩护组舟陷包围……	(576)
第三十五回	三水鬼暗翻战船	两侠女秘逮老叟……	(592)
第三十六回	斩败将骂中留人	围县衙白鬼扑身……	(609)
第三十七回	动武功威逼书生	亮血刀震慑县令……	(627)
第三十八回	舍家父假哭灵堂	寻老叟真接情侣……	(643)
第三十九回	识歹心怒斥逆子	知不轨刀对义妹……	(659)
第四十回	弃前嫌相好携手	求大同国共合作……	(674)

第二十一回 传指令戳穿诡计 解危局暗渡陈仓

变生肘腋！千钧一发！

黄一刀把条子摊在手掌上，只见上面写着：

“劝郝放鲍，防侯起歹心；不使形势恶化，尔后按计划出城。”

黄一刀看了字条之后，顿时眼亮心明。他见鲍佛先正在苦着脸叫屈，便趁势插上去说道：

“如果你没耍阴阳两手，那就赶快命令保安团滚开，不许危及我们哥们的安全！”

“行，行！”鲍佛先见有了一线生机，连忙说，“我马上去把他们吼走，不许他们胡闹！”

郝老大见黄一刀这样插话，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鲍老二看到这一情景，连忙帮腔道：“大哥，让鲍县长去制止保安团拢来，这样还是好些！”

鲍佛先见郝老大还不松手，急得满头大汗，发誓赌咒地说：“郝大哥，你只要让我去，保证不要任何花招。如果有假，愿遭天雷打、地火烧，这该行了吧？”

“妈的，放你去？”郝老大这时也不知怎么办，黄一刀、鲍老二都同意放，只好如此。他把鲍佛先一推，说，“如果你制止不了，小心今天我把县城搅翻，连你老窝一起端了！”

“行，行！”鲍佛先连连点头，转身向跑在前面的吴兴才喊道：“快，叫保安团不要给我闯祸，快滚回去！”

“叭叭叭！”就在这当儿，一排子弹朝鲍佛先打来，挤在前边两个看热闹的人应声倒地，吴兴才连忙闪到街边躲着。鲍佛先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机灵，他见势不妙，就地一滚，翻身向街边的走廊爬去，边爬边大声喊道：

“不要乱打，我是鲍佛先！”

也就是在那混乱的一瞬间，黄一刀拉了郝老大一把，说：“快走，要出事了！”

“唔？！”郝老大一惊，不由自主地随着黄一刀钻进了一条巷子。眨眼，刚才谈判的地方，“叭叭叭”地挨着枪子，打得火星飞溅！

郝老大狠狠地瞪了一眼，气忿忿地骂道：“王八蛋，鲍佛先用这种卑鄙手段来引我们上圈套，今天晚上老子去放火，烧了他妈的县政府！”

“快走吧！”黄一刀拉着郝老大说，“我看，这事不一定是鲍佛先干的！”

“嗯？”郝老大用怀疑的目光盯了一下黄一刀。黄一刀只半隐半吐告诉郝老大，说：“你看，鲍佛先在你的刀口下，他敢做这种蠢事，刚才他也差点被打倒了。我看，这种恶毒的事，倒很可能是侯靖廷的坏水！”

“侯靖廷跟鲍佛先是一个鼻孔出气！”

“有一个鼻孔出气，还有一个鼻孔不出气。”黄一刀又说，“他命令保安团出动，这样一下可以一箭双雕，既打我们，又打鲍佛先的冷枪。”

“噢？！”郝老大听了，简直难以置信。

“嘿，不是常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么？”黄一刀笑了笑，说，“他们就是这样一帮子人，嘴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心隔肚皮，又隔毛皮，有什么义气。不要看那个县长不值钱，侯靖廷也不是不想捞的。我看，如果我们迟走一步，就会产生另一种情况：我们难出来，鲍佛先也会升天，侯靖廷就是县长兼司令了。而且，他还是以援救鲍佛先的名义干的，任何风险也没有。”

“嗨！”郝老大恍然大悟，兴奋地拍了一下黄一刀的肩臂，“黄哥，你真有两下子，你的脑袋瓜子就象风车，转得真快真灵；眼睛就象老鹰，看得真远真准。我看你跟那个算命的陶先生差不多，他算得准，你也差不离，你们怕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吧！”

黄一刀听了这话，一时摸不透郝老大心底的深浅，不好答话。这时，曹么很机警地插上来，催促说：“快！跟我走，保安团围捕过来了。”

鲍佛先仍然处在被扫射的包围圈里。

“叭叭叭！”子弹打得象下雨一样的密，鲍佛先的喊声，在一片枪声中没有半点作用。他只好蜷缩在墙角角落里，躲过这一阵枪弹，等那些兵冲过来再说。

“狠狠打，一个也不让他们跑了！”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人的喊声。

鲍佛先听了这个命令，心里一怔，再回头看刚才谈判的地方，发现四面的子弹都打在那里，猛然察觉到势头不对。这一瞬，他才似乎感到保安团不是无计划的盲动，而是有计划地突然出击，里边大有文章。想到这里，他如同做了一场恶梦陡然醒来，额头渗出了一把冷汗。

“叭！”突然，一个便衣队员沿着走廊跃过来，朝前打了一枪，顺墙贴身，窜到鲍佛先的跟前四下瞭望。

“噤！”鲍佛先猛地伸起身子，一把抓住那人的枪，大声命令道：“把枪给我！”

“你，……”那人吓了一跳，侧头一看，见是鲍佛先，不由得一怔，松了手里的枪，战兢兢地喊了一声：“鲍司令！”

“鲍司令！”鲍佛先浑身是火，一脚把那人踢下台阶，举枪就是“叭”的一下，结果了性命。然后气忿忿地骂道：“王八蛋，你想打死我？老子今天先打死你再说！”转身，他把身子贴着墙，探头瞄了一下，又朝着冲上来的两个人“叭叭”两枪，撂倒在街心，然后大声命令道：“站住，不准再打，哪个再打，就地正法！”

“啊？！”正跑得起劲的便衣队员们，见鲍佛先还活着，而且还有枪，已经撂倒了几个，一下子吓痴了，不敢再动了。

鲍佛先毕竟是一个老兵痞子出身的，有一点应变经验。他见冲冲打打的队伍被压制下来，心里踏实多了。但是，为了防止万一，他没有先挺身站到街心去，而是把身子贴在那里不动，嘴里大声喊道：

“哪个带队？站到前边来！”

“啊？！”带队的副官朱七这一下给镇住了。但是，他为了不暴露马脚，连忙跑上来，向鲍佛先报告说：

“报告司令，我是奉侯副司令的命令，带队伍来接应你的，侯副司令要我们一定消灭赛龙湖汉流会的那群暴徒！”

“你把枪给我放下！”鲍佛先哪相信这一套，瞪着眼睛命令道：“统统把枪放下，听我的口令，向后——转！”

无疑，鲍佛先这时的口令是管用的。一声令下，副官和便

衣队的那些人，都放下了枪，乖乖地向后转，一动也不动地站着。

这样，一切威胁都解除了。鲍佛先有了安全感，便提着枪走了出来。他走到带队的朱七副官面前，眼睛直冒火，挥起巴掌就“啪啪”地狠揍了两耳光，然后，破口大骂：

“混账王八蛋，要你们这些昏头昏脑的东西来援救我？老子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不是糊涂蛋！老子还是保安司令，不要利令至昏！都给老子滚回去，下一次，没有老子的命令，你们再敢乱动，当心老子扒你们的皮！”

鲍佛先这一顿骂，半是骂这些小兵，半是骂侯靖廷。他毕竟是要阴谋手腕的老手，明知道这里头有鬼，但只可记在心上，不可表露出来，在这帮下层人员面前，只先骂一通，佯装无事，过后再来暗查。他骂完，转身头也不回的往自己的住宅走去。

侯靖廷坐在屋子里，听见街上枪声大作，心里有按捺不住的喜悦，连忙呼唤家人：“快，拿酒来！”

家人应声端来酒，还摆了几盘凉菜，有油炸花生米、松花皮蛋、卤牛肉，大小四五碟。侯靖廷兴致勃勃，独自儿边酌边饮，等待佳音。

可是，没过一会儿，街上的枪声突然停了。侯靖廷感到事情有点蹊跷，难道鲍佛先的命短得这么快，老子该走官运了？不会吧！他把筷子一搁，侧耳细听了一阵子，自言自语地道：“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还没等侯靖廷韵过神来，副官朱七和两个便衣已提着枪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副司令，鲍县长他、他出来了！”

“唔？”侯靖廷连忙站起来，瞪着眼睛问道：“是你去把他救出来的？”

“不，他自己提前离开了那里，而且身上还带着枪，所以……”

“赛龙湖的那帮汉流会的小子呢？”

“全跑了！”

“什么，你他妈的让汉流会的小子全跑了？”侯靖廷发现自己一箭双雕的诡计落空了，顿时气得猴睛直翻，一拍桌子，厉声对那两个便衣吼道：“给我把他绑了！”

“副司令，这……”朱七顿时吓傻了，张口说不出话来。两个便衣应声而上，把朱七一下子拧住了。

“啪，啪！”侯靖廷上前两步，挥手朝朱七嘴上就是狠狠地两巴掌，直打得朱七嘴里冒血。然后，又对两个便衣命令道：“拉出去，毙了，该死的東西！”

“副司……唔……”朱七有话想讲，此时无法吐说清楚。

侯靖廷怕泄露天机，丑事败露，连忙从腰间掏出小左轮，把黑洞洞的枪口对着那两个便衣：“快，拉出去执行！不然，我一枪一个，把你们两个小子也宰了！”

两个便衣从痴愣中清醒过来，死劲地把朱七拖出门外，随即就是“叭叭”两枪。眨眼功夫，他俩又站到侯靖廷的跟前。

“你们还站在这儿等死？”侯靖廷瞪着眼睛吩咐道：“你们一个把他的尸体扔到护城河里喂王八去。一个赶快传我的命令，叫二大队立即出动，全城戒严，包围搜捕，挖地三尺也要把郝老大给我挖出来！”

两个便衣被这场杀戒吓破了胆，蹑手蹑脚地转身出去了。侯靖廷气馁地回到桌子边，一手抹着额头上的汗，一手抓起一只空酒杯，在手里捏了捏，脑子里翻腾起来。他恨透了这个朱七，比猪还蠢，多好个捞官的机会被丧失了。想不透的是：鲍

佛先居然在乱枪之中能死里逃生，难道真是“富贵在天，成事在人”么？现场情况到底如何还不清楚，鲍佛先对这件事是不是有察觉？尽管现在毙了朱七，叫他查无根据，死无对证。但是，如果当时的情况太露骨了，鲍佛先一旦抓有把柄，这事露了马脚，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这一串题目，实在难以解答。侯靖廷在屋子里焦灼地踱了好一阵子，想不出更好的主意。最后，他忽然想起了鲍佛先的一句名言：官场如赌场。他顿时得到了启发，觉得已经押了这一宝，只有再赌单双，亲自到鲍宅去走一趟，摸了动向，然后再见机行事，大不了费点口舌。于是，他又斟了满满一杯酒，一饮而尽，肚子里胡编了几句腹稿，便抬步出门，迤自朝鲍佛先的住宅走去！

鲍佛先踉踉跄跄地跑进家门，浑身瘫软地往太师椅上一躺，鼻孔里直喘粗气，一副半死不活的象，哼哼吭吭不停。梅小仙见此情景，连忙跑上来，关切地问道：“哎呀，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嗯！”鲍佛先怨叹一声，没有回音，两眼愣愣地望着天花板，不见一丝活力。

“有什么你讲嘛！看你弄成死不死活不活的样子。你跟郝老大斗了这么多年，他不上圈套又不是头一回，何必，……”

“啪！”鲍佛先猛地把太师椅的扶手一拍，疯狂地吼叫起来，“郝老大不上圈套我气不屈！他妈的，我差点上了侯靖廷的圈套！”

“啊？！”梅小仙大吃一惊，“你说什么？侯靖廷还对你设圈套？！”

“不是么，王八蛋！我被郝老大裹胁到街心，正在跟他逗圈子。突然侯靖廷的副官朱七带着团丁、便衣，四面八方打上

来了，见人就扫，喊都喊不住，子弹象乱箭一样地在前后左右叫，完全是项庄舞剑。他妈的，好毒啊！”

“你把枪给我！”梅小仙一听，也火起来了，“老子今天要亲手毙了侯靖廷这个杂种！”

“哎，老子象养狗一样的把他养大，妈的，竟敢咬起我来了……”

“你把枪给我呀！”梅小仙跳起脚来。

“你现在去有个屁用，说不定没进门，就把你干倒了。”

“他敢！”

“怎么不敢？他是个赌棍，什么都敢！”鲍佛先伸了伸腰，又道：“既然露了马脚，你我都要警觉。先不惊动他，暗中察访，一有证据，二有机会，再下手！”

正当这时，家人匆匆跑进来禀报道：“老爷，侯副司令来了！”

“啊？！”鲍佛先、梅小仙不约而同地惊住了。须臾，梅小仙对鲍佛先眨了眨眼皮，右手一抬一推，做了个“杀”的手式。鲍佛先连忙抬起右手摇了摇，做了个不同意的手式，小声道：“你先进去，我一切如常，不动声色，看他说什么？”

梅小仙应声闪进了里屋。

一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传来，少许，侯靖廷神态洒脱地大步跨进厅室。他见了鲍佛先，显得十分镇静从容，象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地，脸庞上堆起了庆幸和关切的神情，故作姿态地：“哎呀，我的司令，你的这出空城计，唱得我提心吊胆，你能安全归来，我一块石头落地，万幸、万幸呐！”

“是吗？”鲍佛先用冷冰冰的目光瞥了侯靖廷一眼，“哼，你羡慕我的命大福大吧？有人想我死，可我就是死不了呵！”